

風往這邊吹

伊·阿慈塔洛斯著

平明出版社刊

近代文學譯叢

風往這邊吹

伊·阿慈塔洛斯著

康嗣羣譯

平明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十月初版 1——15000 册

· 版權所有 ·

原書名 The Way the Wind Blows
原著者 I. Asztalos
原出版者 Rumanian Review No. 10,
1951.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一五七弄五號

三星印刷所印刷

德慎裝訂所裝釘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六千元

〔文學·藝術〕109000字〔定價頁234〕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英譯本序

伊·阿慈塔洛斯◎所寫的這部小說，風往這邊吹，描寫了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內的民族問題的一面和它的民主解決的方式。

阿慈塔洛斯在他這部用匈牙利文寫的小說裏，描寫了在外錫爾瓦尼亞省一個住得有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的村子裏的生活。在過去，由於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兩國的反動集團所施行的沙文主義◎的政策的结果，兩個民族中的任何一方總是時常輪流地處在『少數民族』的被歧視的地位。因此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農民之間的民族爭執總是很激烈的。資產階級懂得怎樣利用這種人為的仇恨，作為有利的武器，去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用這種武器去還擊工人階級廢除剝削的行動。因為這個原因，經濟的、社會的和其他的問題都被狡猾的偽裝起來，縮小成為民族的仇恨了。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資產階級同樣的都

◎ 據一九五一年羅馬尼亞評論第九號，他的小說無風不起浪，（最近見到這本書的法文譯本，內容就是風往這邊吹，因為根據的是羅馬尼亞評論的譯名，所以也就不去改它了。）曾獲得羅馬尼亞部長會議所決定的一九四九年的國家獎的二等文學獎。——中譯者。

◎ 即盲目的愛國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中譯者。

會巧妙的使用這個方法。

在一九四七年秋天，上面所提到的那個村子裏有兩個合作社——一個是「羅馬尼亞人」的，另一個「匈牙利人」的。兩個都是由羅馬尼亞跟匈牙利的富農們經營的。當時全國正展開限制富農剝削的運動。那個村子裏的黨組織取消那兩個由富農們支配的合作社，動員羣衆來另外建立一個唯一的爲貧農和中農謀福利的合作社。

在那個村子裏面爲這個目的所進行的激烈鬭爭，構成了這部小說的主題。一面是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富農們的勾結，他們雖然知道自己正在失利，卻不肯屈服，並且暗中繼續他們的陰謀，在短時期內他們達到了用沙文主義的毒液來毒害全村的目的。

另一方面以貧農和少數中農爲代表，他們的人數和力量都在增長着；他們是由黨組織領導的。這一方面勝利了，因爲它代表着正義和真理的力量。富農的陰謀暴露了，兩個合作社合併起來了。

風往這邊吹是我們（指羅馬尼亞）新文學中一部寶貴的創作。這部小說描寫了敵人的陰謀，也揭露了沙文主義的階級本質。它號召消滅沙文主義的任何徵象，並且大有助於羅馬尼亞國內各民族間所固有的友誼的加強。

在這部小說裏，伊斯特萬·阿慈塔洛斯表現了他寫作技巧的成熟。對於我們國家在

爭取勝利的鬭爭中的新生活所發生的種種問題，這部小說有精密的分析，和透徹的了解。因此在阿慈塔洛斯的作品裏，風往這邊吹算是前進了一步。

本書的作者在一九〇九年出生在外錫爾瓦尼亞的米卡沙沙村。他小時候生活很苦。

在他那做鐵路工人的父親死後不久，他就不得不努力做工來維持生活。他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依次做過散工、礦工、砌磚工人、礦裏的炸藥倉庫管理員和點炸藥的工人。一九四四年解放以後，他做了用匈牙利文印行的週刊鄉村人民（Falvak Népe）的編輯。

在解放以前寫的早期作品江湖藝人耶諾士，新年，苦艾裏，阿慈塔洛斯的社會思想和藝術思想是狹隘的，特徵表現在這事實上面：他認為鄉村是一個沒有任何革命力量的閉塞的世界。

在羅馬尼亞從法西斯奴役下得到解放以後，阿慈塔洛斯所寫的作品，證明了他正在開始轉變。兩個獨幕劇和一本短篇小說集表示作者在尋求廣闊的天地。他現在使得他的藝術完全為勞動人民服務了，並且信心堅定的述說着他們的革命鬭爭和創造性的勞動。

風往這邊吹是我們國內第一部文學作品，用出色的藝術形式揭發被階級敵人用作武器的沙文主義。它所描寫的各種情節緊密的互相聯繫着，它對鄉村生活作了全面而完整的觀察。

伊·阿慈塔洛斯的小說，在我們的文學裏，也是第一次描繪着反對沙文主義毒草的鬭爭的非常重要的一面。它指出了我國各民族的作家們在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文學創作上所作的重要的貢獻。



伊·阿慈塔洛斯像

內容介紹

作者是羅馬尼亞的優秀作者。這個中篇是寫解放不久的一個有兩種民族雜居的村莊裏的故事：富農們勾結了壞分子，勾結了披著宗教外衣的地主，勾結了留用人員，利用兩個民族——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中間過去所留下的一些矛盾，從中挑撥，破壞新的民主秩序，造成混亂。共產黨領導了中農和貧農，把他們團結在一起和那些人鬥爭，流了血，但是終於勝利了。逮捕了反動分子，撤換了失職人員，選拔出新的幹部，全村出現了新氣象。人們明白了，只有階級敵人才是真正的敵人，天下窮人（不管是哪一個民族的）是一家。

風往這邊吹

事情發生在一九四七年，秋天一開頭的時候。事情開始就像風一樣：先是很小的一陣風，可是後來越颶越厲害。起初，人們只是悄悄的傳說着，傳遍了全村，等到當地的黨組織曉得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已經鬧得不可開交了。

而且，昨天晚上矮子約士卡·柯克西斯給人打了一頓。他大概挨了三下耳光。老實說要是瓦西爾·尼阿戈不在那兒的話，他會挨十三下巴掌的，可是幸好瓦西爾在那兒。

柯克西斯是一個小個子的人，性情也謹慎。他得想過五個回以後才說一句話。他是一個中農，大約有六「猶格爾」^①的土地。他得不到山上瓦西爾·尼阿戈那裏去。他大約有六「瓦德拉」^②的李子汁，他打算拿去做白蘭地酒。要是柯克西斯上他本民族的一

① 英譯者註：一「猶格爾」差不多等於五百平方公尺。

② 英譯者註：一「瓦德拉」等於十二或是十五公升。

個富農那兒去的話，那可就誰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輪到他了。可是瓦西爾答應過柯克西斯上他那兒去煮東西，因為他也有一口大鍋。他得着那口鍋完全是靠了運氣，那是德國人扔在花園地基上的。蘇聯軍隊襲擊他們，他們逃走的時候，就把所有的東西扔得到處都是。誰知道那口鍋他們是打哪兒搶來的，誰知道哪一個丟鍋的人在嘆氣。那實在是一口好鍋，好些個村子裏的人都挺羨慕瓦西爾。尼阿戈有那麼一口鍋。

柯克西斯是坐他自己的大車來的，李子汁就在他的車上。

有些人在尼阿戈家裏，鄰居們跟親戚們。他們都坐在披屋裏，等着輪到他們的班。穆拉散兩弟兄也在那兒。這兩個又愛吵鬧又能喝酒的傢伙是一個富農的兒子，他們上這兒來只是爲要喝幾杯白蘭地酒。不，他們並不要使用那口鍋。他們的父親有一口。他不需要誰給他幫忙。

矮子柯克西斯就這樣跟其餘的人坐在那兒，等輪到他的班。他們都在談閒天，他呢，時不時的也說上這麼一句。他們咒罵天氣——一個勁兒的下雨，山藥蛋還在地裏呢，玉米該熟了，卻也熟不成。這樣的九月底真討人厭。

瓦西爾的老婆拉維卡煮了一些她的頂嫩的玉米棒子，端出來讓大家吃。她也讓矮子柯克西斯吃一點。

『讓他們吃些玉米吧，這總比他們借口嗜一嗜酒味，去喝那種挺貴的白蘭地好多了，』她想。

『吃啊，矮子，吃了會讓你長高的——要不就要站到雨裏去了』，『大的一個穆拉散，托多爾，衝着柯克西斯說。他老是打算找什麼人吵上一架。柯克西斯的臉沉下來了，可是他想了好久還沒找出一句答話來頂回去，拉維卡就出來替他說話了。她一點也不費事的講起來，厲厲害害的訓了穆拉散弟兄倆一頓。哼，當然囉，誰也沒有請他們兩個來，他們到這兒來不過是爲了喫白食罷了。』

『我們不能全像你們這兩個小子似的，白長了這麼大，仍舊是孩子！』她挖苦的說。『我們這些人全照老天爺的意思長大的，沒有法子變啦，』她又加了一句。

穆拉散咕嚕着什麼話，可是爲了白蘭地酒，他把這個侮辱嚥下去了。這下矮子柯克西斯才不再想回答的話了，雖然他不喜歡人家喊他的外號。

好半天沒有出什麼岔子，祇有在談天談得挺熱鬧的時候，小的一個穆拉散，三都，喝完了他的第四杯白蘭地，用挺大的嗓門跟帕維而·齊蘇特說：

『他們都怕得在發抖，可是這也是他們活該。噯，要是以前那些好日子能再回來就好

○ 英譯者註：按通常的迷信，站在雨裏會使人長高的。

「喂！」

齊蘇特衝着柯克西斯那面點點頭，提醒三都留神他自己在說甚麼，可是三都聳了聳他的肩膀：

「他到這兒來幹嗎？他爲什麼不上他自己那夥人那兒去？」他咕嚕着，跟着他就挑瓦西爾·尼阿戈的毛病，說他跟匈牙利人那麼要好。

「他跟共產黨員是一樣的貨色，」齊蘇特低聲的跟他說。矮子柯克西斯聽見了穆拉散說的那句「怕得在發抖」，可是他想「這些狗只會亂叫，可是，他們都沒長得有牙。」但是那幾句話傷了他，他思付了好半天。可是這時候他身旁的艾歐奈爾·堪比安爲了他的馬訴起苦來了。他該把那匹馬怎麼辦呢？牠一站住，腿就發腫。讓牠幹活兒，腫就消了，可是只要叫牠在馬棚裏待上一天——就像這會兒，天在下雨——牠腿上的球節就腫得有水杓那麼大。

柯克西斯特別的歡喜馬，關於馬的一切，他全懂。

「把腫的地方糊上些加了鹽的溼泥，」他勸告堪比安，跟着就犯了喜歡出主意的癮，他列舉所有的馬病，還給每種病都開了一個藥方。他完全忘了剛才出過什麼事。他爲了堪比安還學了學一匹害鼻疽病的馬怎麼咳嗽，好讓堪比安遇上他的馬害了鼻疽病的時候

能够認出這種毛病來，這時候村事務員走進來了。

他是一個面色發黑的人，還留得有修得很短的小鬍子，他對於職位比他高的就巴結討好，對那些比他低的說話都挺兇，正如學者說的，他是一個大陰謀家。他仍然在利用他的職務爲他自己找好處。他到尼阿戈這兒來看看是不是能在這兒給羅馬尼亞消費合作社買一點便宜的白蘭地酒，那就是說，爲他自己跟幾個富農買一點。因爲他們就是合作社；事務員是社長，他的老婆是出納，還有兩三個富農一同組織成了一個委員會。

矮子柯克西斯止住了他的咳嗽，這時候拉維卡趕快把一把椅子擦擦乾淨好讓事務員坐。事務員走了一個圈，用一種和善的態度跟大家握手。甚至於握完了手，他的態度也還是特別的和氣。他甚至接過遞給他的酒杯，爲「大家如意」乾了一杯。

「我們之間不該有什麼不協調。那不是一件好事。只有外人才喜歡看見我們那樣……」他說，把他酒杯裏的白蘭地一口就喝乾了。酒的勁頭兒使他皺了皺眉，可是他沒有稱讚酒，生怕一稱讚，酒就會漲價。他反而開始爲合作社的事訴起苦來了：「我們實在很難維持下去了，已經虧得不少啦……」他說。可是跟着他又想到給合作社弄到這麼一個壞名聲也不大合適，因此他就試着把他的話的意思變一變。

「不管怎麼樣罷，我們非有一個消費合作社不可，」他肯定的說。「我們不准那些……」

嗽好……我們不談吧。」他搖搖他的頭。「村事務員既拿了國家的俸祿，就不該再反對國家，」他說，並且生氣的喝完了第二杯白蘭地。

那一晚上他都用這個態度在說話，有意無意的漏出一些小小的奇怪的暗示。因此那些人的臉色都變得更陰沉了，那個大穆拉散咒罵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多了。

矮子柯克西斯縮在那兒不說話，並且心裏想：『怎麼會學者巴里·貝林特對於每件事都知道得那麼清楚呢？多久以前他在黨組織裏就說過：『留神那個事務員，他是一個大陰謀家』。他到這兒來打算幹麼？他說了這麼些話不能沒有原故，』他想，不知怎麼越來越覺着不舒服了。使他越發覺得不自在的是穆拉散兩弟兄講來講去老是那一套：

『怎麼樣！他們還打算來做我們的頭兒嗎？讓他們回他們的本國去吧！』兩弟兄當中大的一個這樣怒罵着，還發怒的看着柯克西斯。

帕維而·齊蘇特激昂起來了，提高嗓門，小鬍子也翹起來了。

『合作社怎麼樣？他們是不是要把我們都趕出去，好把合作社算做他們自己的？』他問事務員。

事務員聳聳肩膀，像是表示他對於這件事毫無辦法似的。

『我接得有命令。我接得有政府給我的命令，』他說。